

# 永恒的魅力

——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

柯岩著



YONGHENG DE

MEILI

# 永恒的魅力

——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

柯 岩

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编辑

百家出版社出版

## 永恒的魅力

——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

柯岩 著

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编辑

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12 字数 120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册

ISBN7—900000—00—3/I·01 定价: 2.50元

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引 子 | 在墓地上.....       | (1)   |
| 第一章 | 彼美人兮.....       | (6)   |
|     | “一直美到死”.....    | (6)   |
|     | 记得当时年纪小.....    | (16)  |
|     | 与众不同的姑娘.....    | (25)  |
|     |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.....   | (36)  |
|     | 忘记年龄.....       | (44)  |
| 第二章 | 情之所钟.....       | (54)  |
|     | 恋爱与婚姻.....      | (54)  |
|     | 庆龄方式.....       | (63)  |
|     | 信仰的力量.....      | (78)  |
|     | “他们是真正的同志”..... | (94)  |
| 第三章 | 至亲骨肉.....       | (105) |
|     | 三姊妹.....        | (105) |
|     | 手足之间.....       | (118) |
|     | 慈母的画像.....      | (131) |
|     | 异姓同胞.....       | (140) |

DK73/09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章 | 肝胆相照.....     | (152) |
|     | 自请入狱.....     | (152) |
|     | 五湖四海.....     | (163) |
|     | “去问总理”.....   | (182) |
| 第五章 | 掌上明珠.....     | (195) |
|     | “珠光宝气”.....   | (195) |
|     | “我的剧团”.....   | (203) |
|     | 大理石大厦.....    | (213) |
| 尾 声 | 叫我“庆龄同志”..... | (224) |

## 引 子

# 在墓地上

十一月的上海，原还是暖暖地，但昨夜不知为何阴了天，从凌晨就飘起了零星小雨。

汽车从宋庆龄故居出来，径直驰向原万国公墓。心也象天气似的，骤然阴云密布。是喟叹岁月易逝吗？还是黯然于人生短促？我不知道。只是刚还仰望过她甜甜微笑的照片，漫步过她整洁的卧室，翻看了她琴凳里一册册的琴谱，用指尖轻轻触摸了她挂在衣橱里的几件家常旧衣……那黑色镶边的长袍好像还留着她身上的余温；那餐桌旁小台几上的打字机好像刚结束嘀嘀嗒嗒的工作；阳台上和庭院里她手植的鲜花还散发着阵阵的香气；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是那样生动地叙述着她的工作日程、生活习惯、起居饮食……给人的感觉是房门开处，立即就能听见她那一口软软的浦东官话，就能看见她那美丽的身影踏着敏捷的步伐轻盈地转过回廊……

而我们，却是驰向她的墓地。

汽车在上海不宽的街道上转来转去，如同在人生的窄巷里苦苦寻觅、极力辨别方向、急于奔向大路。

路上的行人渐渐稀疏了，小雨却一阵紧过一阵。车猛地转了个大弯，停了下来。事先打过电话，陵园里的工作人员迎了上来。

天地陡然开阔起来，四周是葱茏的树木和青青的草地，踏着碎石小路走到她的墓前，骤然心安静下来。不知在书报杂志上已见过多少次了，仿佛早已烂熟在心；不知已曾为她的朴素激动过多少次了，乍一走近，却比以往哪次都更动情。无论是书报也好，电视也好，毕竟隔着些什么，只有亲临其境，你才会深切体会到朴素的伟大力量。

世界上原有多多种多样的美。庄重的美令你敬慕；悲壮的美令你倾心；威严的美令你震慑；幽静的美引你遐思；豪华的美也许会令你艳羡；但只有朴素的美才会让你感到毫无间隔，一下子消失了距离，是那样地亲近，那样地动人衷肠。

大概所有来谒她的墓的人都会感到震动的吧，一个泱泱大国名誉主席的陵墓，朴素得就象寻常百姓一样。一样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样到和她生前亲自为她的保姆李燕娥所设计的墓地完全一样。没有仪仗，没有装饰，一米宽、二米长。如果不是上边刻着国家名誉主席的字样，你会觉得

里边长眠的人一定和李燕娥女士是一个身份。要不然，就未免太不合规格了。真是的呢，这在我们这个十分讲究规格、处处比照身份的古国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惊讶的。惊讶之后令人肃然，深深激动于宋庆龄的平民思想。只有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伟人才能这样，只有真正尊重人民的自觉的公仆才会这样。

我静静地站立在墓前，缠绵的小雨轻拂着伞面沙沙地响，四周太宁静了。宁静得好像历史上从不曾有过血泪，有过战乱，有过掠夺，有过屠杀；好像时光倒转，庆龄还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女孩，安安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，漆黑的双眸一眨不眨，听妈妈讲圣经里混沌初开的故事。这里的空气太洁净了，洁净得这个世界好像从不曾有过卑鄙，有过欺骗，有过谣言和诽谤。好像庆龄一直走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，一直安然享受着尊崇与殊荣。

然而历史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，纵观庆龄的一生，几乎是一部中国的近代史。时光飞也似地流逝，那个小小的女孩，早已长成一名无畏的战士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，为中国人民、特别是中国妇女儿童的解放，奋斗了一生，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情。她正是从血与火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，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——爱侣早逝，无耻的背叛和恶意中伤更多是来自昔日的



同志和至亲骨肉。

然而她终于走过来了。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过来了。始终含着微笑，永远镇定从容。最后终于象凤凰涅槃，从烈焰中展翅腾飞起来，飞得那样高，那样辉煌，那样美丽，引得世界翘首仰望。她呢，还是那样恬淡地笑着，好像全然不知自己在人们眼里和心里的份量似的。

我绕着她的墓缓缓踱着，怎么也舍不得离去，抬头看看正中那座合葬冢，那座上边写着先考宋耀如、先妣倪桂珍，下边记着立碑的六个子女的大坟，想着《四大家族》、《宋氏王朝》、《宋氏三姐妹》诸多著作的一幅幅画面，想着中国的道路和世纪的风云，胸中顿时涌上一种历史的庄严感。真是人生苦短，青史长存啊！

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。这个小小的墓地聚集着多少历史的风云人物，浓缩了多少中国、甚至世界的悲喜剧，然而舞台变幻，粉墨褪尽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那些阴谋诡计，那些掠夺、出卖、背信弃义……都记载在历史的教科书上；那些明枪暗箭，那些流言蜚语，那些谣言市场早已随风散尽，最后被捆绑在耻辱柱上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流氓自己。

小雨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停了，从云层中悄悄撒下几缕阳光，阳光静静地照在那座汉白玉雕刻的宋庆龄像上。这座雕像远离坟墓，座落在进

门不远处的前方草坪上。陵园的工作人员说：宋主席如果知道，她会不同意的。这是我们决定的，因为如果连一个像都不为她立，人民群众不答应。

是呵，人民不答应。这真像中国古老的民间故事传说一样的：从前哪，有一家子，生了姐妹三个。姐仨呀，都长得天仙似的，就是秉性不一样：一个爱钱；一个爱权；一个爱国。爱钱的，后来被贪婪毒害了。爱权的，后来被权势腐蚀了。爱国的呢？永远活在人民心里……

## 第一章 彼美人兮

### “一直美到死”

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，因为她实在太美了。

美到什么程度？美到令你一时说不出话，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。

为了写这本书，我访问了多少曾在她领导下和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啊！

“请谈谈她给您的第一印象。”

“第一印象……哦，她太美了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她那样美，简直是漂亮极了。”

“我原来很紧张，去见这样的大人物，后来一看，她那样文雅，那样平易近人，又那样美……”

“我原来只敬佩她的为人，知道她是国母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看起来那么年轻，那么美。”

“我原来最爱读她的文章，那真是掷地有声，因此决想不到她那样纤丽，那样女性，那样美……”

.....

.....

几乎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提到这点，直率些的往往第一句就说，而涵养深些或“身份高些的”则放在中间或最后说。绝无例外。

我从小就容易被美感染，见到真美的人物，往往目不转睛，千方百计地绕着看，追着看，甚至到忘了害臊、忘了吃饭的程度。才是六七岁的孩子，第一次读到“秀色可餐”这四个字时，觉得真是准确极了，竟为人间会有这样绝妙的表达方式而喊叫起来，痴笑不已，弄得妈妈直害怕。

长大之后，知道美是观念形态的东西，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。因此，美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常常是你认为美的，他认为不然；而令彼目定神驰者，此又未必欣赏。见仁见智，难得统一。像对宋庆龄这样众口一词，甚至无分男女老少，从高级干部，到司机、警卫、勤杂人等均无异议，倒也是平生头一次遇到。

余生也晚，无由得见，羡慕之余，不免刨根问底。

“怎么美？”

“说不出来的美。”

奇怪的是竟无一个人给我形容。

“你头一次见她，她穿的什么衣服？”

“旗袍。”

“什么样的旗袍？”

“深色的，她通常穿深色的。”

“是黑色的吗？”

“好像是黑色的，有时还带点小花或圆点的……”

这个么，我从照片上原也见到过的，只好另作诱导。奇怪的是再怎么细问，竟也问不出。一个人答不出，许多人也答不出。渐渐地我明白了，衣服对她是不重要的，或者说，服饰与她已溶为一体，或只是为突出她本人而服务的。因此，一般不是搞艺术或研究美学的人往往很难说出。

于是我去找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的戏剧家。

“请谈谈她给你的第一印象。”

他沉思默想了很久，突然静静地笑了，说：“哦，她真美……”

“比她的照片呢？”因为我觉得她的照片已经美极了。

“照片？那怎么能比，人比照片漂亮多了。”

“哦？漂亮多少？”

“漂亮一千倍，一万倍。”

这当然是艺术夸张了，但对别的人，他也这样夸张吗？要知道他是以美为职业的艺术家的，对美是十分挑剔苛刻的。

他又不说话了，我只好从头问起；

“你第一次见她，她多少岁了？”

“我想想，那时我刚二十多，她该已是四十多岁，不，不对，她是1893年生的，那时已经五十出头了。”

“还那么美？”

“美极了。”

“你说具体点嘛！”

“……一个朋友来通知我，夫人要接见我和另一位同志，我们去了。那是当年福利站一间办公室，又小又黑，里边有好几张桌子，我心里正奇怪：怎么，孙夫人，国母，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？她从桌子后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，说……好像是‘欢迎你们来一道工作’之类的话。”

他停住不说了，我只好催促：

“还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好像没什么了，她一向说话很少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我？好像什么也没说。天哪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年轻，我完全呆住了。”

“她穿什么衣裳？”

“旗袍。”

“什么样的旗袍，什么颜色？”

他捧着头想了半天：“忘掉了，一点也记不得了。”

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而他竟——我气得

叫起来：

“亏你！还是个艺术家，还写剧本哪！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俩，又不是我一个，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她，完全傻掉了。”

没办法，我只好另辟途径，说：“你还记得古诗《陌上桑》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，还沉浸在回忆中。

我轻轻地给他念：

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，

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

罗敷喜蚕桑，采桑东南隅。

.....

.....

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

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幘头。

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

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‘但坐观罗敷’。不过，我想，她比罗敷美。”

这位艺术家现在也近七十岁了，但他这种运用比较级的水平，简直还是个小学生。可见他第一次印象之强烈。我忍不住又问：

“比你一生所见过的美人都美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这是完全入迷了。”

“对，入迷了。我想，只要是好人，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美所征服。”

“你给我形容形容。”

他又苦思了半天，说：“我形容不出。”

我真生气了，说：“你怎么啦！你剧本怎么写的？”

“我剧本上一个形容词没用。”

“剧本可以不用，报告文学可总得有些描写吧！你不是答应过要帮助我吗？”

“我是想帮助你，所以才不能随便讲呀！”

“那么——我来问，你回答。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纯净的美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圣洁的美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端庄的美？”

“嗯，不过……”

“典雅的美？”

“都对，都是，但又都不完全。那是那样一种深沉的、内在的，十分丰富，却又无比强烈，令人不可抗拒……让你几乎不敢形容。因为似乎不论怎么形容都会失之于肤浅……这是一种气质、



一种风度……”

我打断他，说：“那么，我试着用自古以来各种形容美人气质、风度的词来问，好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仪态万方？”我试探着说。

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雍容华贵？”

他叫了起来，好像牙疼一样：“我最讨厌雍容华贵这个词了，用这个词形容她，是对她的一种贬低，她是那样的纯朴……”

“难道她不高贵？”

“当然高贵。但她决不是宋美龄那样的贵妇人。宋美龄我在重庆也见过的，那才真是‘雍容华贵’、‘仪态万方’哩！”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嘲讽说，“不，完全两样的。”

“当然，她不是贵妇人。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夫人，她本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。”

“可她又绝无通常所谓的政治家的派头，她是那样女性，那样柔美，那样书卷气……”

我徒劳地又举出不少书报、银幕上见过的一些美丽的的女皇、政治家、艺术家、学者明星，甚至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艺术典型……但他都一一否定，说“根本无法相比”。

我沮丧了。喃喃地说：“她自然不是太阳，也不是月亮。”